

杖履追隨一憶湯定宇老師

（載於《錦溪傑出人物》）

楊永漢

一九七八年進入樹仁中文系，當時並無心理準備，要付出大量精神研讀經典文獻才能畢業。樹仁校舍在灣仔萬茂里，門前石路斜徑向下伸延至皇后大道中，兩旁都是密茂樹木，幾樹紅棉，仰天而向，不愧「萬茂」之名。夏風習習，秋葉飄飄，四年的青春，就在老師的熱誠關愛中，同學的砥礪扶持裡，開展我人生的另一個步伐。開學之初，首先向我們同學講話的是許賜成主任，還記得他極力贊賞湯老師，要我們好好學習。

第一次見湯老師是上「古籍導讀」的課，面帶笑容，瓜子面型，中等身材，皤皤白髮，一目失明，架著眼鏡，穿的外衣，不似西服，也不像中山裝。老師常常自嘲「白頭翁」，可能他以為自己常逼學生看書，應該有個不好的別號，其實，他的別號是「湯先生」。上課最先教的是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的序，其後名篇選講。上課前，湯老師列出二十多本參考書籍，例如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選篇、屈萬里《古籍導讀》、葉昌熾《語石》、朱劍心《金石學》、章太炎《國學略說》等。老師經常告訴我們，著名學者的治學態度和奮進的過程，尤其是對錢穆先生、全漢昇先生及嚴耕望先生等。老師對幾位學者推崇備至，還用「不得了」來形容他們的學問，使我神往良久。

湯老師對版本及各種注本的內容都很注重，細意解釋，希望我們理解每個注本都有特色，如程樹德《論語集釋》、盧弼《三國志補注》、吳士鑑《晉書斟注》等等，可謂「琳琅滿目」，使我們這些初學者嚇得目定口呆。還有一小節是，老師喜歡突然問書，答對加分，答錯扣分，還少不免挨罵。每次我答不出，老師就會氣急敗壞的說「來不及！來不及啦！還不看書」，跟著低頭記錄要扣我分。同學都奇怪老師常說「來不及」，到現在，我已年過半百，才知真的來不及，因為要看的基本書籍已不少，要深入理解一課題，非十年八載不能入門，始知老師當時是憂急如焚。

其後教授經學，以〈堯典〉及〈舜典〉為教材，沒有標點，要自行句讀。上課時要同學先唸出來，然後才解釋。還囑咐同學要將《尚書》不同體裁的文章看一遍，我就看了〈五子之歌〉、〈康誥〉、〈酒誥〉、〈泰誓〉及〈秦誓〉等。可是考試不是考這些，是考五十個填充題，每題兩分，問題主要來自章太炎先生《國學略說》和錢穆先生的《國學概論》，旁及《語石》、《金石學》等書籍，考的是實實在在的死工夫。我當然不合格，十幾位不合格的同學都有被老師騙了的感覺，考試內容與教授內容不相符。我當然要重修，逐句逐頁的看《國學略說》，但有同學就轉了系。

由於老師的嚴格，部份同學選科就盡量避免選老師的課，我卻將老師四年所教的課全選了。我資質魯鈍，不合格了三次，除「古籍導讀」外，還有「西洋通

史」和「中國文化史」。最「經典」是「中國文化史」不合格的原因，是我寫錯了唐代科舉重視「辭章」，的「辭」字，我寫了「詞」，和寫錯「收斂」的「斂」字。老師說我就畢業了，連這些字都寫錯，將來誤人子弟，不能饒恕，每字扣十多分。我當時啞然失聲，為有補考。但這事情就為師弟妹茶餘飯後的典故，因此，我畢業的積點，不足為外人道也。

老師教的科目，包括專書《三國志》、《史記》等，我都逐字逐句的讀，所用的版本多是要自行斷句的。老師問我，看了書，有沒有令你拍案叫絕的文章。我答了《史記·刺客列傳》，老師笑了說要有自己的看法。我謹記在心。有次我問九族是甚麼？老師沒有直接答我，還說：「你看〈堯典〉不透切，回去再看，尤其注釋。」

老師上課的認真態度，於今仍歷歷在目。當初讀中文系，以為可以蒙混過關，取得文憑後，謀取兩餐一宿的安穩生活就足夠。誰知老師第一課就向我們解說鍾期榮校長建立樹仁的目的，不單是提供一處進修專上教育的地方，更遠大的目標是承接早受文化大革命摧毀得面目全非的中華文化與道德價值觀。說到激動處，老師會失聲。老師還記得有位數學老師，身患哮喘，被紅衛兵迫著跑步，至死為止。老師數分鐘說不出話來，整班同學也靜下來。老師經常提醒我們，國內的學者不可能用自己的意志與思維去理解中國文化，凡事要聽黨的指引，你們有自由的空間，卻不好好學習。老師對家國文化憂心的聲音，至今仍縈繞耳際。

我考進新亞研究所，第一時間告訴老師。老師要我一定要聽全漢昇老師、嚴耕望老師的課，循循善誘，諄諄教誨的影子，恍如昨日。老師細意叮嚀，殷切期望我不要放棄研究，用心於學術，不要辱沒新亞名聲。湯老師師承錢穆先生，錢先生十分器重老師。新亞是錢先生開創的，老師對我有此寄望，亦意料之內。如此，我與新亞結下四份一世紀的情誼，親炙當世碩學巨擘的風儀，得全師漢昇先生的耳提面命，得嚴耕望老師的手澤面訓，更得以親聆當世哲學巨匠牟宗三先生的課。

畢業後，初執教鞭，竟自覺學術程度不遜於其他同事，始知老師所訂的課程，廣博而深入，可謂包羅經史子集，所選篇章及取材均為典型名篇。有次與某老師談論《史記》，其人竟未看《四史知意》、《太史公書義法》，信口開河，謗及古人。我旁徵博引，以《史記》內容駁辯，使對方啞口無言，他還顧及面子的說：「不一定要看過《史記》才能討論《史記》」的謬論。自離校至今，曾任教於中學、大學、研究所，然未嘗辱及老師，始知老師當日強迫課業的苦心。

每逢暑假和農曆新年，我都會主動約老師吃飯。有時會與其他年份畢業的同學一起，有時會與其他院校的教授一起。當我叫較名貴的菜，老師都會罵我「笨」，尤其是部長介紹的，我就「笨上笨」。我們經常談論樹仁同學的近況，有次老師致電給我，非常贊賞鄭港霞同學，認為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因為老師知道鄭同學是我中學的學生，竟然要多謝我培育出這樣的人才。我罕有地不知如何對答，就只有希望老師格外栽培，從此事可看見老師擔心文化傳真承的憂焚程度。我結婚時，老師在賀柬上端正寫上我的名字，到達會場，我和內子親自奉茶，以執弟

子之禮。

每次聚餐，老師都會不期然的問書，有次我說我曾上詩學名教授汪中的課，老師就背了一首杜甫詩問我的看法。我答不上去，老師就打趣的說：「下次見面都是少點論學。」又一次忽然問起吳士鑑的《晉書斟注》，嚇了一跳，也是答不上，老師也說：「不錯呀！還記得書名，總算是教了你。」

老師謝世前的暑假，與我在九龍城午膳，老師忽然從袋中取出《地藏菩薩本願經》給我看。我看了面色一沉，很不高興，因為《地藏經》通常是臨終前誦讀。老師見我不快，說是我的師弟妹送給的，看他們多有心。老師是基督徒，胸襟如此的闊，他看透死生的神情，仍在眼內。老師就即場問我對《六祖壇經》與中國文化的理解，我說最難明是不判是非，不執一端，無可無不可的境界。其實孔子已經說過「無可，無不可」、「無適也、無莫也」，應該是最接近壇經的境界。老師笑笑說，很好，很好！他要我看的書，我都看了。其實，老師要我看的書還未看足。估不到那一次是兩師徒最後一次見面，亦是最後一次請益。世事茫茫，人到中年，真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那年的聖誕假期，九龍城的唐樓據聞要清拆，老師希望搬家至西環。程光敏兄要求我駕車陪老師到西環租樓，我答應農曆年後會主動約老師。估不到那年的農曆假期，西元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老師息勞歸主，我要到靈堂與老師見面了。清明時節，忽然想起與樹仁老師們的情誼，那種感激，無法言喻，寫下了一首詩：

清明懷師

黯然惟別矣 此日意闌珊 艱苦道傳切 憐愚訓語繁
精魂何處是 瘦骨敵霜難 五濁浮沉倦 長思清杏壇

現在我的書桌上，放著湯定宇老師的照片，用以勸勉自己為人師範的責任。樹仁畢業之後，每次有人問起我的母校，我會毫不猶豫的說「樹仁」，湯定宇教授是我的恩師。直至現在，我還經常上網看看有沒有老師的新消息。老師是錦溪中學畢業，先唸法律，後轉歷史系。

老師，常穿中式外衣，卻蘊涵著傳統儒家橫逆當身，仍毅然奮進的氣概，有如巨人。多次叮嚀，幾番托付，情意切切，要我們承接中國文化，發揚傳統的道德價值，以抗衡被歪曲的人性行為。我深佩老師那種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氣魄，黑白之間，不存灰色地帶，不原諒世俗的一切藉口，對錯分明。老師終生不用日貨，不乘地鐵，以示日人侵略吾土的殘暴不仁，不可原諒。老師生活清貧，亦不任殖民地官員。老師極討厭共產黨的顛倒黑白，戕伐國人，然未嘗忘懷祖國，且以中國人為榮。曾任蔣介石政府幕僚，幾次上書而不用，即棄官祿如弊屣，其耿介如此，未嘗見諸當世，足為我輩師範。

老師，能跟隨你學習，是我一生最好的際遇。